

# 毕淑敏文集

群众出版社

「你挂  
来是

暗暗地松  
险地

在这无边的  
的槽牙。我甚至怀疑

是绝

人，当车向一侧倾斜的时候，他的嘴也拼命地向同侧

是毁灭性的。他象夏日里一只疲倦的狗，无助地躺在了轮胎中央，借体表面积  
板相接触，以减缓撞击的力度。司机在跳汽车芭蕾。他轮流翘起一个

# 翻浆



版 次 人 本

# 翻 浆

群 众 出 版 社

Jul/36:1

# (京)新登字 093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浆/毕淑敏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 8

(毕淑敏文集)

ISBN 7-5014-1431-9

I. 翻… II. 毕…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990 号

## 翻 浆——毕淑敏文集

---

责任编辑:张 蓉 王志祯

封面设计:章 雪

技术设计:祝燕君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 页:4

字 数:406 千字

印 张:1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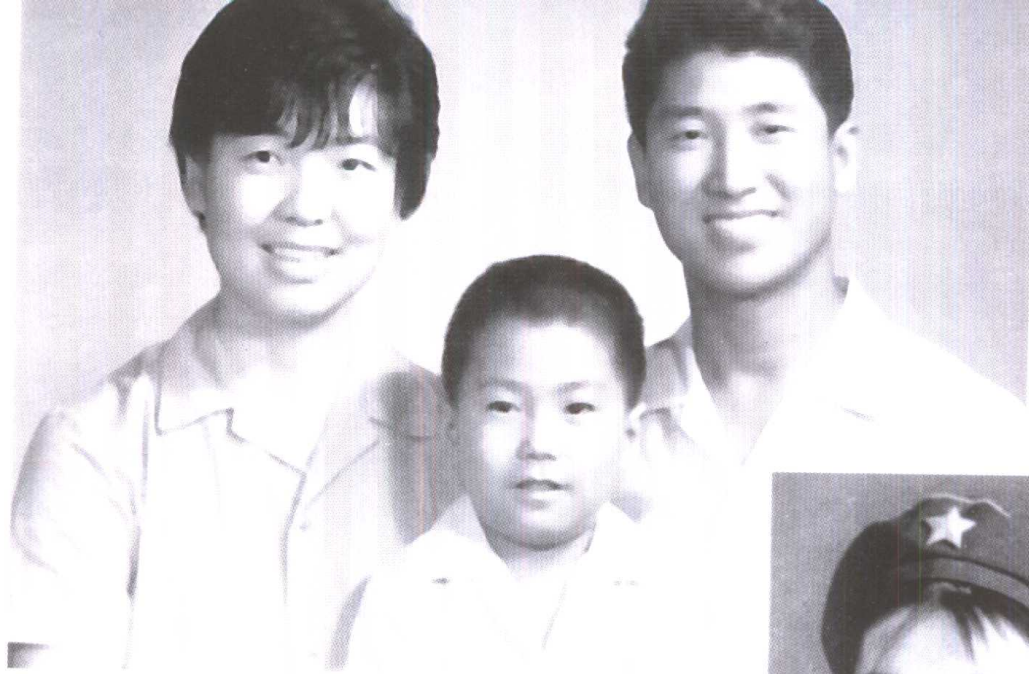
版 次: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431-9/I·532

印 数:0001-8000 册

定 价:21.1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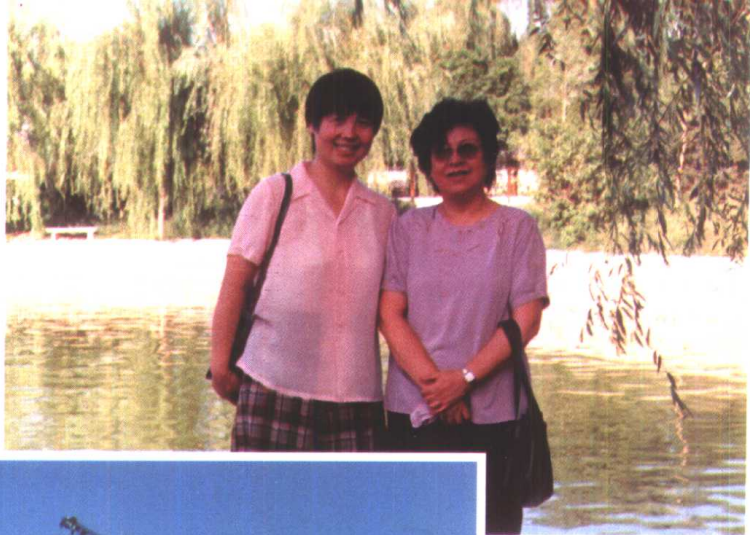
1983年全家照



▽1975年西藏阿里军医



▽1987年写作《昆仑殇》



◁ 1995 年在日本  
长野冬奥会工地

▽ 1993 年在海峡两岸  
儿童文学发奖会



## 作者小传

毕淑敏，女，1952年出生于新疆，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

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共发表作品200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

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师大文学硕士。

◎毕淑敏文集

翻浆

倾诉

不宜重逢

生命

◎张欣文集

世事素描

燃烧岁月

商战情战

惊途末路

◎刘毅然文集

欲念军规

摇滚青年

父亲与河

青春游戏

◎刘醒龙文集

无树菩提

荒野随风

疼痛温柔

乡村弹唱

# 目

# 录

1	西红柿王	147	妈妈福尔摩斯
23	匣子里的水牛	170	跳级
33	冰雪花卉	198	束脩
43	阑尾刘	212	三陪
53	翻浆	227	梦幻小屋和蓝手镯
65	女人之约	241	苔藓绿西服
93	赶考的女人	250	雉羽
108	天衣无缝	262	大海里翻了豆腐船
121	不会变形的金刚	275	汗血马尾
134	一厘米	291	蟑螂谷



- |     |         |     |        |
|-----|---------|-----|--------|
| 305 | 硕士今天答辩  | 476 | 猫头鹰行动  |
| 341 | 非正常包装   | 488 | 紫色人形   |
| 356 | 白杨木鼻子   | 491 | 捉刀     |
| 367 | 米字型电话键  | 499 | 悠长的铃声  |
| 381 | 月饼的故事   | 502 | 苹果核    |
| 391 | 术者      | 504 | 精品水    |
| 404 | 月晕而风    | 507 | 走过来    |
| 425 | 同你现在一般大 | 509 | 哈立克    |
| 437 | 给我一粒脱身丸 | 512 | 假如我出卷子 |
| 450 | 最晚的晚报   | 514 | 斜视     |

# 西红柿王

**前** 陆军少将、集团军军长沈三山，愁肠百结地蹲在地上。

那个最大的西红柿红了。早上还是趣青一团，象新枪烤蓝似的绿得发黑。中午便象被人猛击一掌，变得惨白。下午就露出了缕缕网络般的红晕，天还未黑，便火烧云似地红成一片了。

沈三山曾希望它一直长下去，直至成为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人见过的西红柿王。

然而现在，它开始红了。红了的西红柿不会再长大。

腰痛得厉害。那里嵌着一块同瘦肉颜色差不多的日本原装弹片。沈三山的肉皮很随和，当年宽宏大量地接纳了这块金属弃物，用血脉筋络象包饺子一样，把它裹得严丝合缝。以至于解放后医生认为，把它取出来的危险比搁在里头还大。医生说这话时，紧张地盯着年富力强的少壮军官，生怕他非要动刀，出了事不好交待。

其实医生想错了。沈三山是乡下人，最懂得尊重医生。于是弹片与他和平共处，友好睦邻。但近年来情况好象有所恶化，特别是从他废寝忘食开始摆弄这块西红柿地以来，那铁家伙似乎颇不满意，迅速长大，并生出许多梳齿一样的尖刺来。每逢劳作稍多，它就毫不客气地噬咬他的腰背肌，直让他觉得那里已是千疮百孔。

沈三山狠狠地捶击后腰。短暂地麻木。然后，真的不疼了——但也不能动，钢板一样稳固而坚强。

他很想看看那块弹片是什么模样，有时好奇得要命。但这愿望恐怕是实现不了了。他遗憾地想到：只有当他化成灰的那一天，这家伙才会炙手可热地躺在骨灰盒里。

人总是要死的。他不悲哀。西红柿也总是要红的。

沈三山为自己的婆婆妈妈感到有点可笑。他伸手将西红柿王摘下来。他做过试验，摘下来的西红柿比依旧留在枝头的，红透的速率要稍慢些。

尽管他的双手已经做了承受重物的准备，那西红柿的分量还是使他吃了一惊。象一只被猎枪击中的肥鸭，笔直地坠落下来，险些砸在地上。

摘下来的柿子没有了羽状绿叶的掩映，更显得硕大无比，在夕阳的映照下，油润水滑，象是一个从土地中蹦出来的精灵。

这块土地很肥沃。祖居在这里的农民把它以高得吓人随后又后悔不迭的价格卖给军队之后，都进城当工人了。每逢深翻土地时，沈三山都会挖出黑海绵样的豆蔓和瘪臭虫样的豆籽，这里想必原是无边的豆田。

现在这里象是一所条件很优越的幼儿园。一幢幢青砖小楼，水刷石墙壁，淡蓝色木窗，半圆形晒台。楼与楼之间有弯弯曲曲的甬石小路相连，绿篱围绕着茵茵草坪、山石小树。

没有属于孩子们的滑梯、转椅和无邪的笑声。这里居住着曾

经统帅过数十万军队的将军们。

休干所的奠基者们考虑得甚为周全，专门给各家辟出一块镂空花砖圈起的空地，配备有完善的灌溉设施和专备盛放农具的空房以及地下室。这块面积颇为可观的自留地，成了离休军人们最后一次行使权力和想象力的地方。

多数人种了树。十年树木，他们希望后代能记住自己。少数人种了花，并架起大理石面的桌椅，以享受多年来未曾尝过的闲情逸致。极少数荒芜着，一如他们的主人在病榻上缠绵。

沈三山全都种上了西红柿。事出偶然。春天他散步时路过一块西红柿秧田，起秧的小伙子，不知是看他脸色黝黑天生象个菜农，还是自己库存太多急于推销，拼命怂恿他多买。他至今没搞清这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优良品种，是叫“佳粉”还是叫“夏肥”，这两个称呼都不大象农作物的名字，但那个小伙子就是这样连连说着，塞给他了一大包。

本着“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原则，他把它们全种下了。当时也并没遵循什么章法，随手种下。种完一看，横平竖直，竟象会操的队列一样整齐。

沈三山开始喜欢起这块菜地了。锄草、浇水、整枝、搭架，操劳不止。西红柿们在将军的侍弄下，步伐整齐地向上生长。它们的叶子绿得发黑而且在同一个早晨灿然开花。西红柿是一种很诚实的植物，有一朵花就坐一个果。那些青杏般的小柿子，象被施了魔法一样地迅速长大，到了某个神秘莫测的极限，就突然停顿下来，然后先是遮遮掩掩，羞羞涩涩，最后就肆无忌惮无可遏制地红起来了。

一大片西红柿统一红起来，也蔚为壮观。到处都象有一簇簇火苗在燃烧，映得叶子也若明若暗地泛出红色，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然而哪个也没这个西红柿王红得灿烂辉煌。它宛如红玛瑙雕

成，晶莹剔透，光彩照人。

沈三山不记得给过它什么特殊的优待。它长在最密不通风光照最不充足的地方。也许是它底下埋过一个死人？沈三山打过那么多仗，他相信每寸土地上都可能死过人。这座城市是和平解放，这他知道。但以前呢？中国历史上打过多少年仗？这个西红柿王，也许是什么壮士的魂灵所化？这和沈三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没有什么不符合。物质不灭嘛，人死了，总要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当然，也可能什么都不因为，它就是长得最大。一如战场，你为什么活着，他为什么就死了？没人知道理由。

西红柿王半仰着婴孩头一样滚圆的脸，注视着鬓发如霜的将军。

别的不想吧。先找个地方把它安顿起来。

沈三山拧亮地下室的灯。洁净的水泥地板象一块青钢石面，几百个西红柿庄严肃穆地排列着，宛若一幅巨大的画布。沈三山把这个最大的西红柿放在前排中央处，象给这支队伍委派了一个红司令。

西红柿的成熟期极为集中，这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始料不及的。他很小的时候给地主种过菜，那时中国尚没有这种俗名“洋柿子”的菜肴。后来骑马打仗，倒是吃过，却再不曾注意它是土里结的还是树上长的。

最初的胜利果实他是放在冰箱里。然后是家里的窗台、地板……西红柿前赴后继地红着，家里很快柿满为患。不得已便开辟地下室为第二战场。幽暗中的西红柿的确放慢了变红的速度。但这个慢，也很有限度。西红柿不知是从大地还是从太阳那里得到一架生物钟，在暗无天日中依旧不屈不挠地红着。

真真丰收成灾了。

地上流淌着一条棕红色的小溪，象蜿蜒的血迹。他循序找去，见一个西红柿崩裂了皮，汁液泪水样地正往外渗。

真见鬼！果皮不再长大，果肉还在膨胀，于是便层出不穷地出现溃烂。沈三山心痛地把它甩了出去，象对待一个无可奈何的伤兵。腐烂的汁液是有毒的，象鼠疫一样，会传播给整个柿群。

一个……又一个……沈三山挑拣着破溃了的西红柿，长满茧子的手有些颤抖，心也痛苦地紧缩起来。这都是他用汗水一滴滴换来的呀！

他把西红柿王捧回家里去了。冰箱里怎么也能挤出块空间。

晚饭四菜一汤。西红柿炒鸡蛋、糖拌西红柿、奶油蕃茄、蕃茄沙拉。汤自然是西红柿鸡蛋甩袖汤。

“罗阿姨，您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地里下来什么就天天吃什么。我身上出的汗都是西红柿味的了。明天改善改善伙食怎么样？”儿子沈小山捏着两根筷子，半天不肯张开。

“山山，莫同我讲。问你爸爸！”从小把儿子抱大的罗阿姨，随着女主人的去世，已再不用请示谁，径直安顿这一老一小两个男子汉的生活了。关于吃什么菜的问题，她深知沈三山是赞同这安排的。

沈三山被一口酸汤呛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痛下决心般地说：“是不是送些给邻居？”

不是他吝啬。戎马一生的军人们，没有馈赠与人或是接受馈赠的习惯。那更象是一种施舍，会伤了沈三山那颗高贵的心。但事至如今，只得如此，总不能看着西红柿烂在地里。

“这我早想到了！送过了，前楼的，后楼的……”老女人忙着显示她的先见之明。

“那好哇！”沈三山喜形于色，把大西红柿托了起来：“把这个也送给他们瞧瞧，地下室里还有好多哪！”

西红柿王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象一枚巨大的勋章。

罗阿姨的脸色却转阴了：“人家不要了！第二次去送，前楼的说有糖尿病，西红柿太甜，吃多了怕添‘+’号，后楼的说牙不

好，酸倒了牙都吃不成别的了，谢谢好意……”

同是一个“佳粉”（也许叫“夏肥”），这家嫌甜，那家嫌酸，白吃枣还要嫌核大，怎么这么难侍候！老子不送了，都自己吃，吃！

饭桌上的气氛很沉闷。还是沈小山体谅老子，大口吞吃，最后连盘子底的汤都喝光了。然后说：“也不要东送西送的了，人家还以为您故意显示劳动成果。我倒有个好主意……”

“你那个主意我早试过了。”罗阿姨吃不下多少菜，心里很有点不过意，于是便抢着搭话。

“什么？”这下轮到沈小山吃惊了。一个半文盲老太太，竟能同他这个经济系毕业生“英雄所见略同”？

“不就是做西红柿酱吗？做了做了。你们看看！”老太太很利索地把冰箱门打开。

一排排输液用的澄清玻璃瓶，灌满了红色的浆液，象血浆一样带着凛冽的寒气，矗立在那里。

沈三山把西红柿王放在一边。看来得给它另找归宿了。

“哎呀我的罗阿姨，您就饶了我吧！一个夏天没吃够，冬天还得接茬吃呀？”沈小山明白跟这个老女人真是说不清了，便把脸转向沈三山，还是同这场灾难的肇事者，西红柿产权的所有人，直接对话吧。

“爸爸，在西红柿的种植问题上，您犯了一个宏观失调的错误……”

沈三山屋檐一样探出的花白眉毛顿时变得短粗起来，这是他发怒前的征兆。还从未有下级和其他子女，这样直率地要当面指出他的失误。但他终于没有发火，因为事实确凿。他是一个好军人，但不是一个好农民。这种失误明年是一定不会出现了。但重要的是今年。小伙子，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当，不要夸夸其谈，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沈小山从父亲为数不多的表情变化中，清晰地捕捉到了沈三

山情绪变化的轨迹。他一仰脖把大碗西红柿汤象李玉和临行喝妈一碗酒似的，一饮而尽，从感情上又给了父亲一个补偿。“爸爸，食物本来是为了给人以营养和美的享受。现在可倒好，我不知您怎么样，反正我机体里的西红柿已经过剩，见了西红柿就产生厌恶，腮帮子流水，胃里反酸，吃饭成了很痛苦的一件事……”

不管沈三山是否赞同儿子的话，他的嘴里此刻泛出了许多清水，酸得牙床子痛。

是时候了。该向父亲进那句忠言了。母亲不在，没有人能劝阻父亲，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把外地的大哥大姐叫来，也太兴师动众。纵是自己可以继续忍耐一日三餐的西红柿，同样患糖尿病和牙周炎的父亲，也不能再这样天天与西红柿共存亡了。沈小山镇定了一下情绪，很郑重很沉痛地对沈三山说：“爸爸，您的西红柿生产过剩，供过于求。送又送不出，吃又吃不了。只有最后一个办法——”沈小山有意放慢口气，好给父亲一个缓冲的余地。

“什么办法？”沈三山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有些紧张地问。

“当作肥料，就地掩埋。”沈小山极轻微但却毫不含糊地宣布了他的主张。

“什么?! 肥料?! 放肆!”沈三山只听说有资产阶级把牛奶倒进海里的，哪有无产阶级把好端端的西红柿挖个坑埋了的! 简直是开国际玩笑。不过这也许又是在逗老子开心，打他妈妈去世之后，他时有这样。

沈三山疑惑地盯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希望他嘴角一咧或是嘻嘻一笑，那样就一切正常了。

罗阿姨伸出手去要摸沈小山的头，小的时候他常常爱得病。

沈小山习惯地用手一拦：“阿姨您多保重自己吧! 要是不挖坑埋掉，就剩晾西红柿干这一条路了!”说罢，推碗而去。

这就是他的儿子吗? 对土地的奉献如此大不敬，把西红柿埋掉? 这是要遭报应的! 沈三山痛心地望着儿子的背影。妻子生前



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将军，不想却是这等不肖的子孙！

西红柿王圆睁着怪眼，瞪着争执中的父子，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沈三山抖索着把柿子拿在手里。糟糕！尽管手指肚上有很厚的茧皮，他还是感到西红柿的果皮变软了，从充实饱满变为略有弹性，象妻子年青时丰腴的额头。

这是西红柿成熟的巅峰状态。一旦过了这个极限，它就会义无反顾地衰败下去。

“这个大柿子，怕有一斤多吧？”罗阿姨察觉到了老主人的不快，搭讪着称赞道。

沈三山一惊。他还从未把自己的劳动果实同斤两联系起来，平常总是象小孩子一样地数个。秧是一棵棵栽，西红柿是一个个红。其实，早就该想到斤的！

沈三山兴奋起来：“找个秤，赶快称一称！”

罗阿姨手忙脚乱地寻找。家里从来没有过秤，这她很清楚。将军家中不预备这东西，就是在粮食最困难的时期，他们也不必量米下锅。老阿姨只是为了让主人能高兴起来。

过了半天，她不得不说：“找不到了。我用手掂掂就知道分量。常上自由市场买菜，这点准头还是有的。嗯，足足有一斤二三两！”

沈三山知道阿姨的话里肯定搀了水分。但他此刻顾不上这个了。秤象一根雷管，引爆了一块凝固已久的炸药，在他的头脑中轰然作响。

西红柿红了，为什么不可以到街上去卖呢？总不会全市的人都糖尿病都牙痛都对西红柿吐酸水吧？天下是如此之大，上过大学的儿子怎么就单想出一个馊主意！

沈三山很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振奋。一个多么出其不意的妙计！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沈三山是满怀轻松入睡的。醒来后在太阳底下却分外沉重。往